

塞
外
血
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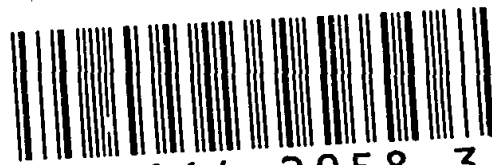
編 生 秋



版 出 社 版 出 育 教 化 文 學 呂

瘧血外匯

編生秋



3 0664 2058 3

版社出版育製社本樂品

1 9 8 5

529.504
794
3

目次

綏遠抗戰史實	陳之向
誰放第一槍	寒 砧
傅作義破壞停戰協定的鐵證	蕭 三
十七雙手都舉了起來	攸 之
張喜喜的回憶	鄒述林
官土匪	師海雲
歸綏的冬天	紀唏晨
傅作義在綏西的「德政」	德彰、寒 楮
王天喜的冤恨	劉 五
一個婦女哀傷的哭泣	韓 競
蒙胞的災難	恩 野

688218

綏東羣衆的翻身運動.....

秋生

插圖

在不綏路前線上.....

少言木刻

她回來昏倒在母親的跟前.....

侯愷畫、正挺木刻

傅作義部隊把我害得好苦呀.....

侯愷畫、正挺木刻

與外血淚.....

郭升畫、正挺木刻

搬倒旗桿.....

少言木刻

對面.....

郭升設計

綏遠抗戰史實

陳之



(一)

綏遠爲西北屏障，土地肥沃，盛產糧食牲畜皮毛，遠在抗戰以前，卽爲日寇所窺伺。七七抗戰爆發後，日寇卽沿平綏路西犯，九月初敵騎侵入綏東，平地泉、陶林、百靈廟等地相繼淪陷，十月十四日，攻佔歸綏，十七日包頭相繼失守。前後僅僅一個月光景，全省重要縣份均入敵手，敵軍爲什麼進展得如此迅速呢？當時綏遠國民黨官兵不戰而潰或望風而逃，當敵人距歸綏還很遠，綏遠省主席兼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就率其部屬倉惶奔往太原。因使全境紊亂，交通要道及重要城鎮遭敵血洗。在未被敵人佔領的地方，逃亡之官吏、散兵等流聚爲匪，最著名者如夏均川、趙大義、蘇美龍、乾豌豆等，到處搶劫，居民苦不堪言。

當此之時，綏遠愛國志士及共產黨員，如楊植、劉宏勳等，秉民族之義憤，應羣衆之要求，奮起組織人民武裝，保護人民，對敵作戰，他們開始活動於旗下營以北山地，不久卽發展成爲二百多人的游擊隊。翌年初，楊植林等卽南赴興臨，與八路軍一二〇師

取得連絡。二十七年八月，一二〇師李支隊及戰動委第四支隊（即成中師生游擊隊）由五寨出發，衝破敵寇重重封鎖，到達綏南之廣漢營，沿途敵軍分路截擊。九月初我李支隊等即進入綏中大青山地區，開闢綏遠敵後抗戰之局面。九月三日，曾攻入陶林，六月攻入烏蘭花。另一部向西挺進，襲擊石拐子，直逼包頭城下。經過這一連串的戰鬥，八路軍在綏遠的聲威大震，使綏遠民心振奮，敵胆驚寒。敵函圖報復，即向馬廠梁地區圍攻，我一連隊與十倍兵力之敵抗戰竟日，將敵之一路擊潰，斃傷敵二百餘名，毀敵汽車五輛，是役我傷亡亦重。填頭老爺廟伏擊戰，我李支隊政治部組織科長曹錦雲同志身負七傷。九月間，敵二千餘人復向我涼城地區八路軍進攻，我軍喋血苦戰。先後擊退了敵寇數次進攻後，終於開闢了綏南、綏中、綏西三個地區的敵後抗日工作，在涼城、武川、陶林、薩固（薩拉齊和固陽）、歸包（歸綏和包頭）五縣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

與敵人燒殺同時，綏遠人民之另一大苦痛，厥為土匪之騷擾。各縣八路軍即着手肅清土匪工作，對大股土匪如乾豌豆（二三千人）、夏均川（約三百人）、于志謙（七八百人）等，政治瓦解配合軍事清剿，遂相繼肅清，小股土匪乃聞風逃匿，八路軍保護了當年羣衆的豐收。自此，根據地羣衆即能安心生產，我部隊和機關工作人員每於戰鬥間隙，幫助羣衆生產，過年過節常請駐軍會餐，有的家裏還供奉了「八路軍之神位」，事雖迷信，但也說明了當地羣衆對八路軍愛戴之忱。羣衆說：「有八路軍的地方，土匪就不敢去；要不是八路在，縱使不遭日本的洗劫，也就被土匪刁搶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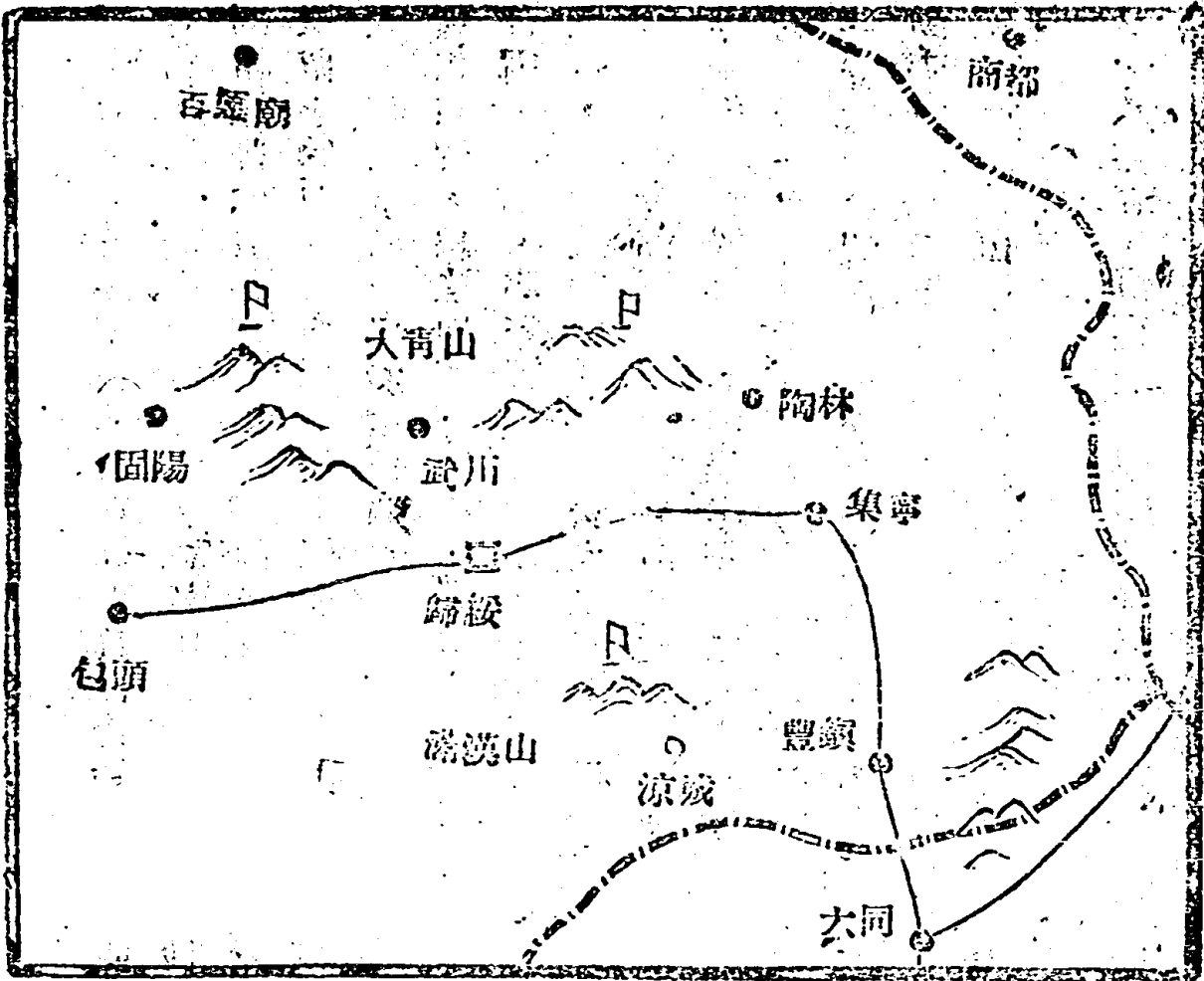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我綏察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綏中、綏西、綏東分設了三個辦事處，配合軍事活動，積極發動組織羣衆，武裝抗日，摧毀敵偽地方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不久動委會的組織普遍於各個縣區，協同部隊幫助地方武裝之整頓與訓練（主要爲傅作義退走時所遺留下的地方自衛軍）如王德保、趙青山、于存灝、郭長清等部，王德保初不過二三十人，在我幫助下發展成一團。

與此同時，根據地不斷擴展，綏南開闢了豐鎮以東的工作，綏中開闢了陶林東北的土木台爾、商都、集寧等地的工作，建立了各縣游擊政權。敵後抗日政權成了日寇「心腹之患」，二十八年五月間，對我根據地進行了二次大規模的「掃蕩」，一次敵用一個旅團的兵力配合偽軍三千餘人，由敵酋吉田旅團長親自指揮，向我綏中根據地（武川以東地區）返復「掃蕩」，前後達半月之久，我軍在窩兔溝一帶與敵苦戰數日，終將敵主力擊退。另一次敵兩千餘人，分兵四路對我綏南根據地（滿漢山地區）搜山十天，我騎兵第一支隊政委陳金龍，中共涼城縣委書記張治華等十多個優秀幹部，於是役中英勇犧牲，動委會綏東辦事處主任賈靖蕪負重傷。由於八路軍與共產黨人流血犧牲，堅持抗敵，使綏南（滿漢山）根據地屹立于敵後。

（二）

二十八年春，傅作義才率領其殘部從山西繞道到綏西後套。武漢失陷以後，日寇回師轉北，加強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傅作義再兵後套，不但不積極對敵作戰，反而

八路軍挺進綏遠敵後



圖中有小旗者，示綏西、綏中、綏南三個抗日根據地。

向八路軍「收復失地」，暗地拉攏流散的自衛軍與土匪，策動他們來和八路軍磨擦。在二十八年後半年中此種反共磨擦日益激烈，如范庫部在滿漢山解決了我三團排，趙勵師部之第四支隊竟冒充日寇，包圍我涼城抗日縣政府於郭木匠溝（涼城四區），過去曾受我八路軍幫助的王德保等部，此時為傅作義所收買，受傅命令在烏蘭花附近捕捉我抗日軍政幹部。至於他們對居民的暴行，更是不一而足，這便是當年抗戰陣營中投降

反動份子所掀起的反共高潮在綏遠的表現。

王有功部投敵後，曾配合日寇向八路軍進攻，而傅作義則從後套派出三個團向我綏中根據地步步進逼。同時派出了大批空頭的專員縣長，他們足跡所至，便強迫羣衆不准供給八路軍給養，有的還向敵人報告八路軍的消息。

這時期，各地抗日政權的建立更加普遍，許多縣區動員委員會組織，至二十八年十月都轉爲政權，十一月便正式成立綏中、綏西、綏東（後改稱綏南）三個專署，爲統一領導，堅持綏遠敵後抗戰，經我黨政軍民幹部商決，於二十九年九月八日，在武川八區的西梁村成立了綏察行署，公推楊植林、蘇謙益爲行署正副主任，自此，大青山各根據地漸趨鞏固，進行了各種政治經濟建設。

二十九年以後，日寇對綏遠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日益頻繁殘酷，除春秋兩次大「掃蕩」以外，幾乎每日都向我分區「掃蕩」，奔襲出沒。實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住地帶」。歸綏銀礦山、那兒梁等地的無人區，至今猶遺跡可見。歸綏二區與武川的十字、小井等處，被敵燒殺達十次以上。二十九年秋，敵以縣城爲中心，修建汽路、電綫，逐漸向山地農村伸展其血腥統治，曾在武川邊山的廠漢腦包、大灘、大腦包等地安紮據點，封鎖我抗日根據地。

是年，敵僞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掃蕩」，一次是在秋季，出動綏東、察北僞軍共六、七千人，配合日軍四五十輛汽車，飛機五架，由偽蒙軍參謀長親自指揮，向陶林

以東、集寧以北、商都以西的綏東解放區瘋狂進攻。另一次是在冬季，敵偽軍一萬餘人，向我綏中解放區反復「掃蕩」，前後達兩月之久。根據地的銀礦山、主塔背一帶被燒，被燒殺四十餘處，無數房屋化為焦土。我八路健兒在韭菜溝及銀礦山與敵激戰，敵被擊毀及據地之陰謀終被粉碎，而綏遠敵後抗戰之環境，日益艱苦。此時，曾傳作義拉攏人與我開磨擦的各地「自衛軍」(羣衆稱之爲團兵)無法以兩面派姿態「表面抗日，實際反共」繼續立足，不得不撕破其抗日之假面具，大部公開投敵。如原自衛軍第四路總指揮郭懷漢，投敵後任「東亞同盟軍」第三師師長，原自衛軍第五路總指揮郭長清，公開投敵後任師長。但在日寇投降後，這些民族敗類又紛紛搖身一變，立刻又成爲傳作義的什麼司令了。

民國三十年以後，綏遠敵人開始實行所謂「強化治安」，各據點中敵偽差不多每天出發，根據地軍民經常處於戰爭狀態中。是年春，敵在綏中封鎖住十八條山溝，在各溝口築起高大的封鎖牆，插上鐵絲網。在邊山及鐵路兩旁，都挖了很深的封鎖溝，限制八路軍活動。敵爲便其統治，組織偽「大鄉公所」。並在廣大鄉村中發展特務、密諜，偵察情報，暗害抗日幹部。敵我鬥爭，益趨殘酷。

(三)

次青山根據地屹立綏遠敵後，敵寇視之爲眼中釘。三十一年敵又實行所謂「施政推進運動」，對佔領區的統治，對根據地的摧殘，更爲殘酷。

七月間敵集結兩個師團的兵力，連同綏遠偽軍共五萬之衆，以綏中抗日根據地爲主要目標，進行「鐵壁合圍」，「梳篦式」的推進，所有解放區的大小村莊，都被佔領，大小道路都被封鎖，陰謀一舉殲滅我堅持綏遠抗戰之八路軍主力。我軍堅持反「掃蕩」作戰達一月之久。終以衆寡懸殊，敵包圍縮小，缺乏迴旋餘地，主力部隊經十晝夜苦戰，突圍向綏南轉移。但騎兵支隊第三團及各縣游擊隊均化整爲零，以小部隊活動，堅持綏中游襲擊，到處襲擾敵人。至十月底，敵不得不局部撤退，是役，我軍傷亡頗多，敵之損失更爲重大。

自此以後，敵偽據點林立，在山地內，如陽坡子、德勝溝、老虎溝等處增加據點三十餘處，我綏中、綏東之解放地區大爲縮小，敵又反復「清剿」，武川一、二區，五和鄉，均被敵偽燒殺得幾乎人煙絕跡。強迫併村，各村成立偽「青年隊」及偽「防共自衛團」等，敵僞特務一方面暗殺我地方幹部，一方面進行自首誘降活動，強迫抗日幹部之家屬及社會關係進行誘降。在經濟上敵偽成立各種「組合」和「官場面」，統制掠奪物資。秋收時，強迫羣衆將莊稼集中「官場」，一打下就被敵人拿走。對根據地厲行極嚴格的經濟封鎖，如發現有供給八路軍糧食者，即遭慘殺。

這時期，是綏遠敵後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安坐後套、實行「觀戰」的傅作義還常派出一些武裝土匪來，向我乘火打劫。我根據地機關部隊密切依靠羣衆，克服困難，山裏沒有房子住，就找水草之處，自己動手修房子。山地大部分都成了「無住地帶」，我

機關部隊沒有糧食吃，平川羣衆想盡方法，躲過敵人檢查，祕密供給糧食。小米缺乏，常夾雜黑豆、高粱和蕎麥，找不到磨推，就連皮煮來吃。有時候每人每頓只能分到四兩穀麵，煮成糊糊喝。三十二年端陽節前後，因糧食斷絕，第三團全體官兵吃了三天野菜。根據地羣衆種地常遭敵人的襲擊和捕殺，故我部隊常幫助和保護羣衆生產，並幫助羣衆組織生產自衛隊，武裝掩護生產。如發現敵人，即隨地進行抵抗或實行轉移。地方工作人員得到羣衆的掩護，艱苦地工作。平川地帶，白天藏在高粱地裏，晚上進村活動。冬季塞外嚴寒，棉衣鞋襪都得不到接濟。種種困難，有難以使人置信者。然八路軍、共產黨人堅強不拔的意志，終戰勝困難，堅持綏遠敵後抗戰。

爲對付敵人的「清剿」與特務活動，發動羣衆普遍組織公開和祕密的游擊小組，配合游擊隊活動及援助主力兵團作戰。我游擊隊行踪無定，出沒無常，使敵捉摸不住，等於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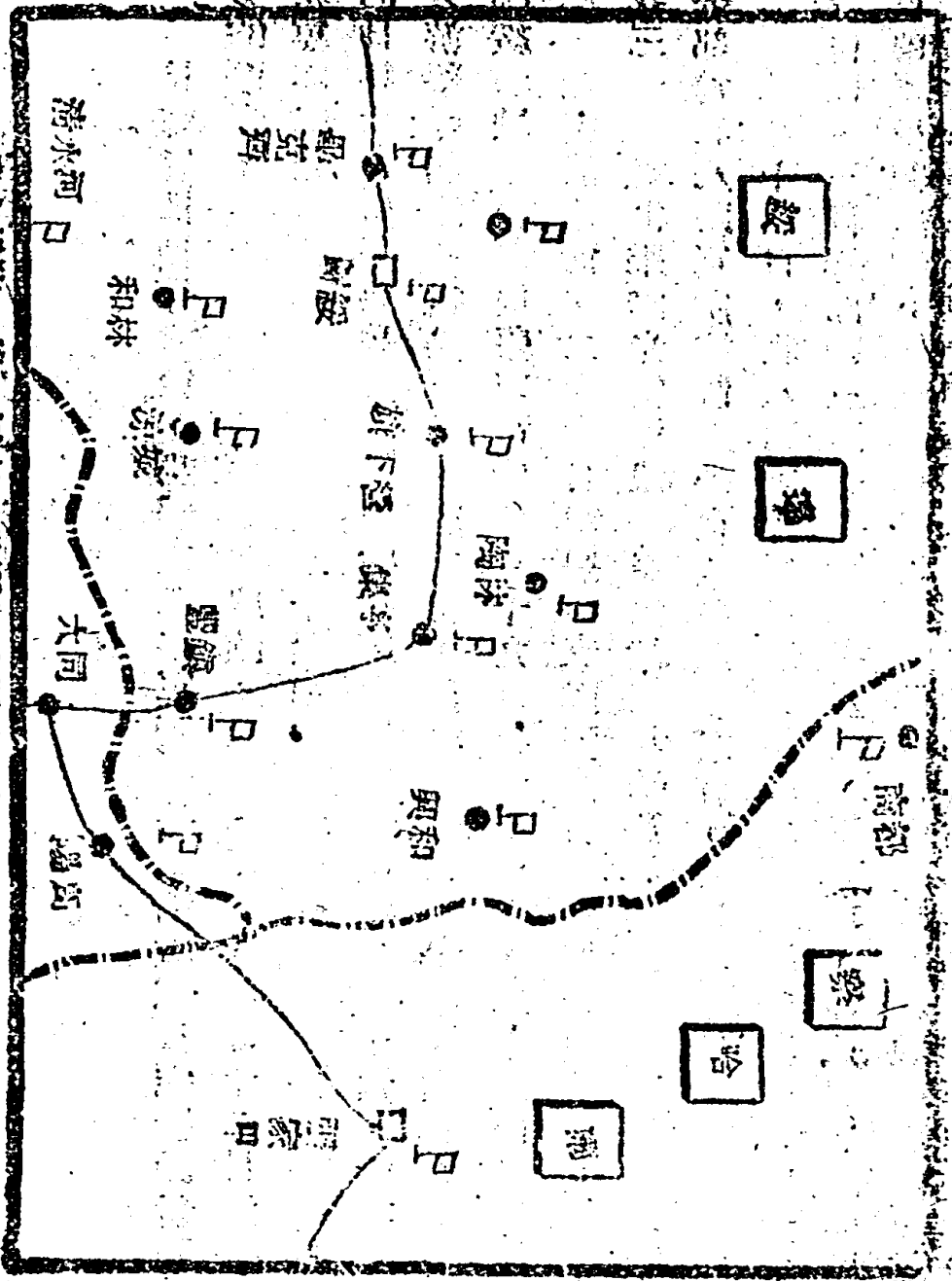
三十三年，綏南八路軍主力部隊復挺進大青山地區，堅持綏中根據地迄日寇投降之時。數年以來，堅持綏遠抗戰的八路軍及地方人民游擊隊，經常抗擊敵軍一個旅團及偽軍五萬人。如此，這塊遠處敵後的綏遠抗日根據地得以堅持。迨日寇投降後，傅作義才在敵偽掩護之下，進入包頭、歸綏。凡此情形，綏遠當地人民頗能言之。

誰放第一槍？

寒 砧

日寇宣佈投降前後，我晉綏八路軍野戰兵團對綏遠日寇發動猛烈攻勢，由於此項攻勢的勝利，先後收復了許多重要城鎮，我騎兵二團於八月十二日光復陶林，十三日我晉察冀部隊光復興和，十四日我二十七團一部光復畢克齊車站，十五日繼克兵州亥車站。同日我大青山子弟兵九團協同騎兵旅兩個連解放武川，十六、十七日我騎兵二團配合地方游擊隊相繼光復陶卜齊、旗下營、白塔等車站，十八日我第九團及二十七團乘勝攻入歸綏省城，包圍偽蒙軍司令部。十九日我三十六團、三十二團及偏清游擊支隊殲敵偽千餘，光復清水河，二十二日我豐涼支隊配合晉察冀部隊先後光復集寧和豐鎮，二十八日我三十六團復乘勝光復涼城。至此綏東八縣及平綏路歸綏至大同間數百餘里鐵路綫，已全部為我八路軍所控制，各處人民歡欣若狂，慶祝國土的解放。

八月十八日，我八路軍正與敵偽在歸綏展開劇烈的巷戰，大十字街偽蒙軍司令部被我包圍，不料敵部暫三軍十七師率鄂友三、王有功、郭長清等匪部向我側背發動猛烈的攻擊，很顯然的，他們的目的在於解救敵偽。我軍在敵傅兩面夾擊下，被迫撤出歸綏



日本投降以後的綏遠形勢

日本投降以後，綏東八路軍迅速解放陶林、興和、畢定齊、兵州亥、武川、陶卜齊、旗卜齊、百塔、清水河、集寧、豐鎮、涼州、和州等重要城鎮，八月十八日，攻入歸綏，包圍偽蒙司令部。圖中小旗示解放城鎮。

。二十三日，傅部配合偽蒙軍李守信部第五師沿平綏路東進，佔領已爲我解放之白塔、陶卜齊、旗下營。二十六日傅部在敵駐大同獨立第四旅團派出之鐵甲車及偽軍王英、李守信等部掩護下，佔領已爲我解放之集寧、豐鎮。九月初，傅部復配合敵偽向鐵路兩側進攻，九月六日佔領已爲我解放之興和，八日佔我武川、陶林，十日佔我涼城，十一日佔我渭水河。與此同時，傅作義又以三十五軍、暫三軍、騎四師及其收編之偽軍王英、李守信、蘇美龍等部六萬人，大舉向我張家口進犯（按張家口是早在八月二十五日已爲我晉察冀八路軍所光復），九月十日，其先頭部隊騎五師及騎六師第十六團已窺抵張垣外圍柴堡，蘇美龍部已自南面進抵陽高之王官屯，準備一舉攻佔張垣。至此，我軍實忍無可忍，被迫起而自衛，當將騎五師擊潰，並乘勝恢復興和。傅作義第一次攻佔張垣之計劃被我擊破後，十月中旬，又用其三十五軍一零一師、新三十一師、新三十二師、六十五軍新二十六師、暫七十三師、七十四師、七十七師等部由集寧豐鎮一綫出動，全力進攻張垣，並揚言將肅清察、熱一匪氛，我軍復被迫奮起抗擊，激戰一週，再將其進攻部隊擊退，恢復集寧、豐鎮等城。在傅軍的進攻中，軍行所至，摧毀地方民主政權，屠殺愛國同胞，姦淫婦女，搶掠財物，對我八路軍視爲仇敵，採取殘滅政策，我幹部戰士犧牲者達三千餘人。上述種種乃是日寇投降後的兩個月間，綏遠所發生的戰事的全部經過。從這些事變經過看來，發動內戰者是誰？打第一槍者是誰？不是十分清楚了嗎？

但是傅作義却要假裝正經，在十月二十四日經由中央社發出致延安毛澤東電，將其進攻寫成撤退，將其內戰寫成忍讓，顯然是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他硬硬八路軍放第一槍，藉以推卸其發動內戰的責任。

但在歸綏及張家口自衛戰鬥中，我方先後繳獲了傅部騎四師師長劉萬春的師作戰命令及傅自己給劉萬春的作戰命令。劉萬春簽字的該項命令發於八月十九日在鄂爾格遜司令部，命令寫道：「『奸偽』已侵入歸綏，師以驅逐『奸偽』，佔領歸綏城之目的，即分兩縱隊向歸綏前進。」傅之攻張密令發於九月七日，命令指示騎四師「迅速前進，接近張垣。」當新華社將這兩個作戰密令先後公佈出來，誰進攻誰，誰是內戰的發動者，鐵証如山，於是傅作義就只好默不作聲了。

傅作義破壞停戰協定之鐵證

蕭三

在停止軍事衝突命令發出之後，傅作義一面印發大批傳單（有告國軍將士的、有告中共官兵的）像煞有介事的慶祝停止衝突。自稱：「絕對忠實執行停止衝突命令」，一面則暗中迅速調動大兵，分許多路向綏東各解放城鎮進攻，而在已經向解放城鎮開槍的第三天，傳單上填好了日期的第二天，才用飛機散發他那些自鳴得意的宣傳品。這種口蜜腹劍，言不顧行，而且背道而馳的小人作風，這種陰險狡詐的假面具，已經在鐵的事實面前被揭穿了撕破了。傅作義還想抵賴狡辯麼？還想顛倒黑白是非，混淆世人視聽麼？那麼我們現在再舉出他破壞停止協議的另幾種鐵證來吧。本月十三日，傅軍進攻涼城，被我軍將其打退時，我繳獲了一堆文件，其中有傅作義進攻這路的指揮官陳光斗給進攻部隊騎兵旅長奇子祥的命令電文等，都是在紅綫直格的紙上用藍墨水寫的或複寫的，我現在一字不改的照抄三件如下：

13

第一件鐵證：「命令第五號，元月十一日午後十二時，於指揮部。（一）涼城城關「奸匪」，只有翻身隊百餘名，武器不全，我主力刻正於卓資山與敵決戰中。（二）

本路軍決即積極向涼城進攻，以策應主力作戰，並收復涼城。(三)騎兵第一旅及挺進一分縱隊，應於明(十二)日午前十二時到達蔡家窪子，與窪子一帶集結，暫時由旅長指揮，於十日午後一時，開始經由穀家窪、成窪子、東溝門向涼城挺進，於十三日將涼城(田家鎮)佔領。(四)挺四隊於明(十二)日下午前十二時到達前公喇嘛集結，於午後零時三十分，開始經由南倒拉板、伸候家梁、南保旦溝，將孔都殘留之敵驅逐後，即向田家鎮急進，務於十三日得以全部佔領之。亦應派便探至西羊坡村將通匪電話綫割斷並破壞。(五)騎兵第一旅保安第一縱隊，於明(十二)日午前十二時到達公喇嘛集結，午後二時，按第二日指揮部第一縱隊之順序，在挺四隊之後尾跟進。(餘六、七、八、九項略)奇旅長子祥，指揮官陳官斗印。

看了這道命令，讀者當能明了傅作義這次的發動內戰，向我挑撥，不單是在停戰令發出後的第二天半夜才動作的，看命令的第一條，知他早已偵察好了，準備好了。看第二條，他這是有整訓計劃的。「積極向涼城進攻，以策應主力作戰。」

第二件鐵證：「命令，元月十三日午後四時於指揮部(一)本路軍決於明(十三)日午前四時由現地出發，向涼城進進。(二)各部務於四時以前完成出發準備。(下略)

(五)余在指揮部。右令奇旅長子祥，並通知直屬部隊。指揮官陳光斗印。」

第三個鐵證：奇旅長子祥(這五個字是藍墨水筆填寫的，以下紫色複寫紙寫的)「

18

：率司令長官傅子陌成解雨電開：對收復縣城，必須迅速前進，沿途封鎖消息，力求
隱蔽，最好用奇襲手段，一舉襲佔之。如依限完成任務，佔領每一縣城，獎洋一百萬元
，等因，仰即遵照爲要。指揮官陳光斗子（一月）文（十二日）（十二時）廣印。這
還不是鐵證據？這還不是盜賊麼？我們不必多加說明了，只再指出一點來，傅作義做賊
心虛，師出無名，只好以百萬元的重賞，希望其部下能出來勇夫，也未免可憐可憐呵？

一月十八日於綏遠前綫

十七雙手都舉起來了

攸之

這是一月間，平綏路前綫上發生的一個小故事。

我們部隊被迫自衛，執行戰鬥任務去了。郭滿金、黃仁興和李順德三個戰士，和自已的部隊失掉了聯絡。於是他們急急忙忙的往前趕。一路上，見人就問詢，恨不得立刻就找到隊伍。

前面，戰鬥正在進行，炮彈的爆炸聲，手榴彈的轟鳴聲，步槍和機槍低微而清脆的繁響，隨着原野上呼嘯的冷風，不斷從遠處傳送過來。

三個人，李順德和郭滿金兩手空空，只有黃仁興帶的兩顆手榴彈。所以李郭兩人走的較快，漸漸把黃仁興撇在後邊了。黃仁興想趕上他們，他離開那條曲屈的小路，插到荒地裏朝直走去。走呀走呀，不料黃仁興來到這絕地，前面一條大溝橫在他的前面，過不去。

「繞着走吧！」他一邊走，一邊心裏盤算着。不覺就走到溝邊的土坎上。

「嘩！溝底有一堆人，十來個，穿的是黃棉衣，有的用羊皮大氈蒙住了頭，躺着睡覺。有

的躲在上坎塋裏避風。有的端着槍站着，總之是七零八落的一堆，一望就知道這是傳作義的隊伍。黃仁興楞了一下，想往後，但轉已經來不及了，他看見他們，他們也看見他了。於是黃仁興茫然地問道：

「你們是那一部分的？」

「三十一師。」

「你是那一部分的？」

「我也是三十一師。」

黃仁興含糊的答了一句話，轉身就走，只聽見背後的聲音嚷成一團，有人叫喚着「班長！班長！」

黃仁興往前緊跑了幾步，前面李順德和郭滿金正走了過來。

「發生了甚事情？」黃仁興把剛才看見溝裏的事情告訴他們。李順德說：「他作孽正打我們，我們也打狗入的去！」

「不行！不行！」黃仁興叫住他。「他們人多，有槍，我們只有兩顆手榴彈，打起來，咱們會吃虧的！」

他們三個就在土坎跟前爬下來，高聲喊話：

「老鄉繳槍吧！」

「繳槍不殺！」

「優待俘虜！」

但是溝裏沒有一點動靜。這時李順德急忙的奔回後邊的村子去了。這個村裏住着他們的班。

李順德走後，兩個人——一人拿了一顆手榴彈，在小土包後面隱蔽起來，目不轉睛的向前望着。

「呃！來啦，一個爬出來啦！」郭滿金悄悄的向黃仁興說。話還沒說完，那個人已回去了。一會兒，又爬出來一個。

那個傳作義的士兵向四周瞭望了一下，很胆怯的站起身來，向黃仁興、郭滿金這邊走來，看見他只帶的一把刺刀。當那個傳作義兵走近的時候，黃仁興和郭滿金爬起來，高舉起手榴彈。

「過來！過來！」

那士兵一見他們兩人——怔了一陣，想轉身往回跑。

「不準跑，要跑，就打死你，要抵抗，也只有自找死路！快快投降吧！」黃仁興喊。

「快把你兩隻手舉起來！」郭滿金接着喊道。

那個兵把雙手高高舉了起來，順從地說：

「對！對！對！我投降！」



在平綏路前綫上

兩人把他叫過來，下了他的刺刀。

「你們一共有幾個人？」

「十七個。」

「多少槍？」

「十枝槍。」

「你說的是實話嗎？」

「當然是實話，……這……這時候，我還敢騙你們，難道不想活了……」

「你是當官的嗎？」

「不！我是當兵的，俺們都是好老百姓，傅作義抓的丁，不……不願意打你們八路

軍。」

「是的，是的，你回去好好給大家講，只要繳槍，八路軍不殺俘虜。」

「對的，對的，我把他們都叫上來吧！」

一會兒，那個士兵領的其他十六個人都走上來了，沒有帶武器。十七雙手都舉了起

來。

正在這個時候，李順德帶的二十個弟兄全副武裝跑步過來了。大家很高興的到溝裏去清查勝利品：步槍十枝，機槍預備筒子三個，小迫擊砲零件一盒，子彈一千五百發，還有手榴彈、洋鐵、刺刀。十七個士兵有十四個是新兵，一個是新抓來的裁縫匠，在他

的包袱裏還保存着剪刀、尺子、灰包和針線等物。

他們原都是老百姓，他們與八路軍毫無怨仇，他們不願意打八路軍，所以他們都順從地放下了他們內戰的武器，這些武器都是傅作義發給他們的。

張喜喜的回憶

鄒述林

張喜喜原來是個老兵，在傅作義隊伍裏待了四五年，卓資山戰役中，因為不願打內戰，他跑到解放區來了。他常常講那邊（傅作義隊伍裏）的一些故事，人們也非常愛聽。我在這裏記一點下來。

抗戰的時候，傅作義隊伍在伊克昭盟住了好幾年，那裏儘是沙漠地，好地能種麥子，壞地只能種一些芨芨、山藥，其他什麼也不長，老百姓生活很是窮困，士兵們吃的不僅這裏那樣好，只是沙子米，菜裏見不到油。

有一次開會，師長張士智講話，他說：「爲了改善大家生活，東西買的便宜，我要請大家開一個合作社。」後來，合作社果然辦起來了，一斤炭從寧夏買來是五毛錢，買粉咱們就要二元五毛錢。二十塊錢一斤的粉條，要買一百塊錢。其他像油呀，布呀，肉呀，樣樣都貴了幾倍。

師長還說：「這個合作社，大股子是我的，你們當兵的也要入股，每人扣一百元備金就行了。入上一份股子，將來賺下了錢，就給大家分紅利。」可是張喜喜說：「當咱

們離開伊盟的時候，別說紅利，就連本錢也撈不回來了。」

前年過大年的時候，軍部給連隊發了三十隻羊，師長說那是軍長賞給的，大家很高興，但是到那年七月裏補餉的時候，每個人給扣走了一百塊錢，說是還羊肉錢。師長理直氣壯的說：「那羊子是我買來的，我當師長下不了羊子，所以要扣錢。」

軍長何文鼎，是張喜喜的同一個村子的。何家是個大老財，光水地就有五頃多，大糧倉二十多間佔了半條街道，村裏五十多戶人家每年都要向他家借糧，借時說：「一斗還一斗半，等到麥子下來的時候，却非要二斗不依。每到秋收以後，附近大小村莊老百姓都趕了大車，裝的糧食來到何家送租子。張喜喜的大伯伯是個老好人，那年借了何家八斗麥子，秋後自己沒糧食吃，只還了一半。何家的人便把大伯伯抓到鄉公所裏，坐了半個月，緊閉，逼的買了一頭牛還清了糧債，人是拘保放出來，可是他的腿壞了，是壓槓子壓斷的。」

張喜喜剛來的時候，不太愛說話。

他原來是個受苦的莊戶人，父親只有他一個兒子，父母喜愛他，那年給他娶了個媳婦。新婚不久，就當了傳作義的新兵。

那天張喜喜正在地裏耕地，保長帶的兩個保丁，氣勢兇兇的來找，拉他去當兵，非去不行。張喜喜想：「人家有錢的出了錢可以免兵，我家窮，就只有去當兵了。」離家的時候，家裏人都大哭起來，父親拂着眼淚說：「我的命根呀！你走了，我和你媽怎麼

能活下去呢！」說的他也哭了。

父親怕他路上困難，把賣餅子積蓄下來的五千多塊錢給了兒子，叫路上花；兒子不要，他把錢塞在張喜喜的衣袋裏。

一講起來，張喜喜就難受的不行，他說：「我進了兵營後，常常想念我的父親。」

新兵連上沒有碗筷，連長把張喜喜兩千多錢拿了去，說是繳新兵費。後來隊伍開到寧夏，他當的運輸連連長的勤務員，連長張子午把剩下的三千塊錢用了，張喜喜要都不收。後來，接到了父親寄來的兩千塊錢，又給那連長拿去了，連長說：「你年紀小，有了錢胡花，放在我這裏保存，用時候再給你。」張喜喜的鞋爛了，就去要錢買鞋穿，連長沒有給，過了幾天，連長說他房子裏丟了草烟，一口咬住說是他偷的。張喜喜很不服氣，對他說：「我雖是窮，不該我的，連金子我也不要。」講到這裏，張喜喜不出的就很激動起來，他的聲音變得高了一點，他的眼睛也紅了。

官土匪

師海雲

去年九月，傅作義發出給各縣長的訓令說：「軍事時期，用款孔亟，茲規定每村每月出軍糧五大石，每畝田賦五斗，鞋五雙，每月交市布五丈五尺……」傅軍實際敲詐的情形，比這文告還要兇惡得多，他們是如此貪婪，即連敵偽所撥下的款項也都在催收之列。

傅任命郭熙春為陶林縣長，當他上任數天之間，連發出二十三道命令，其中十一件是立刻要東西的，另外的十二件也是要東西的，只是時間上稍緩一些，填表後再行徵發。命令發出後，陶林四十里方圓內的村莊的蕎麥穀草，紛紛由武裝押送入城。陶林官道村米村長一天招待了一位副官，被要走軍費兩萬元。過了兩天，另外一個副官找到了米村長，說也是奉傅長官的命令來的，又要走了軍費五千元。一天晚上，又有傅軍工作人員王恆山等三人進了官道村，向百姓老財索取「救國捐」又被搶走票洋二十八萬元，市布四十八疋和五十兩大煙土。

傅作義手下有三員大將，這便是郭長清、鄂有三和王有功。他們都是人民的禍害的

製造者。

郭長清本是個土匪頭子，因為他習於刁頑，傅作義非常重用他，委任他為騎兵第二縱隊司令官兼綏南行政專員。當他走馬上任的時候，帶領了七百多人馬開到托清和一帶，有的士兵拿的槍，也有拿斧子鐵鍬的。他們顯然不是什麼隊伍，乃是雜亂的一羣土匪。當他們接近村子的時候，很智慧地而且很熟習的先用槍聲嚇跑了村裏的羣衆，然後進村去翻箱倒篋。當他們到達和林二區時，郭長清會命他的士兵在喇嘛、榆林子一帶「官刁」三天，其中有四個村子由於他們的光顧，損失了五萬元白洋。他們是十分貪婪，無所不要。有一個夜晚，他們摸近了沙家窩子，這時羣衆正都在睡夢之中。一個團長命令他的士兵拿走村中所有的衣服，據說這便是執行傅作義「下鄉換衣」的軍令。第二天太陽出來了。陽光普照大地，沙家窩子村裏有許多男女因為沒有了衣服和褲子，躺在坑上不能出門。在九龍灣、橋頭、石嘴子、石灰窩子一帶，郭長清的隊伍把他們的馬匹放在破麥地裏，他們認為這樣才可以把他們的馬喂的肥胖。羣衆躲在山頭上瞭着自己的麥地，流淚痛哭，和林城關一個中農叫史福樂的，他告訴記者：他種的二十五畝破麥地，辛苦了一年只打回九升糧食，其餘的都給郭長清的馬匹吃掉了。涼城城周圍五里以內破馬匹四圍的莊稼有三千餘畝。

傅作義的另一員大將名叫鄂友三，他曾接受偽「東亞同盟軍」，一何連順的收編，但現在他却為傅作義所寵用，委任為游擊第四師師長兼挺進第五縱隊司令官。鄂匪到處森

她回來，昏倒在母親跟前



陶林教育界知名人士呂祖周，他的女兒被傅軍拉走，關了五夜，回家時面目浮腫，當她看見了母親的時候，悲憤使她說不出話來，淚珠滾滾，跌倒在她母親跟前，不省人事。

淫婦女，據調查，他在武川八、九、十區曾姦淫媳婦閨女一百餘名，誰家有漂亮的女人，他就把司令部駐在誰家，如其家長不願意，即以「通八路」罪名加以迫害。所以人們都叫他爲「鄂毛驢」。

鄂毛驢的士兵一樣執行着傅長官「下鄉換衣」的命令，在種地窩子，會將村民二黃毛女人的新褲子剝走，而她是把新褲子穿在裏邊，外邊用爛褲子罩着的。在武川烏蘭不浪，會將貧農張通的女人和魏蘭的女人的衣服剝得精光，並且姦淫了她們。塞外寒天，九月飛雪，鄂毛驢的士兵會將馬連灘的貧農李存兒的棉褲脫走，還用刺刀迫令他圍磨。他們使范四家男女七口，一絲不掛。前櫃村農民尤喜子因爲衣服脫得慢一點，被打落了一個門牙，血流滿嘴。他們將烏蘭不浪杜長和的女人割破了脖子，將趙寡婦的一個胳膊用鐵具燙爛，將沙家營子李海美的女人打得眉臉浮腫，因爲她們都會堅決抗拒匪徒們的污辱。

傅作義的另一員大將名叫王有功，也是土匪出身，他到了察素齊鎮，有一天會召集羣衆訓話，他說：「爲了保證村裏不丟牲口，你們齊把鎮裏的牲口集中在營盤裏，便於保護。」但有一個夜晚，那營盤裏集中的三百多匹騾馬編成了王有功的騎兵團，飛跑走了。王有功又會將沙家營子八十多匹騾馬指定爲「軍用品」，給拉上走了。

綏遠人民稱傅作義的隊伍爲「官土匪」，這就是說：土匪當了官，或者是說：刁搶成爲公事的意思。「寧叫八路軍住一年，不叫傅作義住一天」，「傅作義土匪進村莊，

「婆姨閨女快躲藏」，這類的歌謠在托縣、清水河流行着，也在綏遠別的地方流行着。

郭長清的勒人隊更令人聞之毛髮悚然。他們是武裝的政治土匪。僅在清水河豆腐窩子一村，他們曾勒死了六個羣衆，罪名是「八路暗探」。他的隊伍走近村莊的時候，羣衆就高呼「紫腦袋的來了」，驚相奔避。「白屠家」的真姓名叫白子春，他是鄂友三別動三縱隊的工作員，在勒索不遂的時候就活埋，武川西城峯一處即有七個羣衆遭此慘殺。鄂部進佔至武川井兒溝，曾將該村羣衆二十四人活埋，匪徒們稱此爲「倒栽葱」，據調查：武川一縣從四四年十一月迄四五年六月八個月間被殺者達一千六百人。另一部偵軍曾在武川喬家灘將十八個羣衆塞進水洞淹死。匪徒們碰到我地方幹部與部隊人員更是極盡殘暴。我某部隊指導員毛漢庸等七人在武川途中遇見了鄂友三的別動隊，即被捕囚于冰窟之中，凍餓而死。傅軍「驢生班」新年到馬王廟，將該村抗屬張喜子拉出村子，三個匪徒用手槍逼住他問道：「你知道你的兄弟犯了什麼罪？」喜子說：「他沒犯罪，只參加了八路軍」。「混蛋，他參加了「奸黨」，那不是隊伍！」張喜子便被他們拉入山溝，慘死在他們繩索之下。當村人發現他的屍首時，看見他的生殖器已爲刀所割。

鄂部在薩縣麥達召會將我縣府幹部李存良和一帶路老鄉逮捕後，用黃色炸藥塞進肛門之內使之爆炸，血肉橫飛。鄂友三聞悉此事，滿口稱讚說：「好，這個辦法好！」傳自衛軍十五團團長荀子臣在五年之間，先後屠殺羣衆三百餘人，他的血手使武歸大道（武川至歸綏）路斷行人。傅軍實行這種勒索、搶劫和屠殺的暴行，一如日寇在中國之所

後，所以羣衆又呼之曰「二日本」。

人民反抗的怒火燎燃着綏蒙的原野，一個黃昏，薩縣某村來了十二個傳單，在一個寒裏飲酒作樂，羣衆奪走了他們的槍枝和馬匹，把他們捆綁起來。人民將要剷除他們債算血淚之債！

歸綏的冬天

紀長

歸綏，這個擁有十三萬人口的綏遠第一大城，敵人佔領達八年之久，抗戰渡過勝利後的第一個冬天，人民寒冷飢餓的生活並未因抗戰勝利而有絲毫改變。傅作義決心要把歸綏這座城建築成內戰的堡壘，每天就有一萬至一萬五千市民在皮鞭刺刀的監視下，被迫從事於挖城壕、築砲堡和修築飛機場。每十戶男的編成一勤務隊，女的編成一慰勞隊，每天支差服苦役。胡同小巷壘起泥沙的鬼牆，大街馬路到處林立着新築的射擊掩體和砲堡，使車馬無法通行。許多商店民房的牆壁屋頂，一部變成作戰工事，因修築工事拆毀民房和塌成廢墟的院落，僅在新城方面就有四百餘處。城外田野被挖掘成壕溝和工事，架設鐵絲網，鋪滿地雷，濃烈的戰爭火藥氣息籠罩着歸綏。市民們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渡着無盡期的牢獄生活。營士兵們吃完了敵人所囤積的大米白麵以後，傅作義下令查封城內一切糧行麵舖和食品店，迫令他們停止營業。城內數千家商店紛紛關門倒閉，在十二月初頭，一個餅子已賣到五十塊錢。爲了搜索民間食糧，傅作義還組織了許多糧秣徵收小組，他們，見糧就裝；還有砍伐隊專門挨戶搜索柴火，大小樹木都砍倒以

後，連桌椅板凳都拿上去燒火。後來更推行一種新的制度，規定每戶住士兵六名，他們的吃食全由主家供給，叫做「民戶養民制」，就在這種壓榨之下，千萬戶居民傾家蕩產，數萬人民受着嚴寒與飢餓的煎迫。

入冬以來餓死凍死者已達兩千餘人。大東街吳生昌一家四口沒有糧食，就煮食死馬肉充飢，當死馬肉都被飢民們吃完之後，吳生昌老漢把他的孩子勒死以後，迫令他的老婆與他一齊懸樑自縊而死。另外一家，大人小孩一齊跳落到井裏去了。顯然這些事情不是偶然發生的，城裏流行着一個歌謠說：「盼了八年半，來了個王八蛋（指傅作義），逼的老百姓受飢寒，殺糠死馬都吃完。」歌謠描寫出歸綏勝利後第一個冬天市民生活悲慘的圖畫。

傅作義爲驅使人民充當內戰炮灰，從十月起，在清查「奸黨」的煙幕下，嚴格清查戶口，登記完畢後，他即宣佈了一道命令：「在抗日戰爭「延續」期內，爲消滅「共匪」，一切青年壯丁都要受國民自衛之訓練。第一期規定爲十八至四十五歲的壯丁，第二期爲十五歲至五十歲。」傅作義計劃經過這種訓練徵募三萬餘人，成立四個補充師，人民的躲避與政府的抓丁使歸綏市內陷於恐怖與紊亂的狀態中。賣油炸糕的小販張清真年已五十六歲，被抓去剃了鬍鬚，編送入伍。大東街保長把一個乞食者穿上一套軍衣，化裝成一個「自願兵」。傅作義計劃訓練這些新兵投入內戰的戰場以博取他的勝利與榮華，十二月十五、十六兩天——第一期壯丁入營期，在歸綏城裏到處可聞母親和妻子們的

哭泣的聲音。

傅作義嚴厲地鎮壓人民和士兵的反對內戰和要求和平的願望，城內居民任何集會都嚴禁，街頭張貼着「禁談國事」的佈告。敵偽特務警察改編成的突擊隊、偵察大隊、黨政總隊到處活動，人們整天被關在家裏，街上發現三人聚談，即遭射擊或被逮捕，連老太婆和娃娃，也有被認爲「八路探子」的，街上每天發生逮捕現象，十二月十六日一天之中，即有五百餘人被捕。城內「長官軍法處」二十個號房囚滿了一可疑份子，小校場蒙古軍校學生的血跡未乾，十一月底又有十一個士兵綁至小校場槍斃，他們的罪名是「抗拒命令，畏縮不前」。

市民層飢寒交迫的另一面，則是傅作義及其官員們軍官們的奢侈豪華。冷落已久的麥香村、鳳林閣、德和樓等飯莊，得到老爺們的光顧而大走紅運，某次因傅長官親自請客，花費達數十萬元。某旅長與一官佐爭寵女伶韓金鳳，至於動用手槍。三十二師校官們每晚麻雀牌輸贏累萬。不少官員親自護送姨太太回後套避難，爲的另覓新歡。綢緞店彩禮衣料，售罄一空。某參謀長與一名妓結婚，耗費十萬，還謙虛太不闊氣。「這年頭，活不成；肥死傅作義，瘦死老百姓。」人民歎息着生活的悲苦與內心的憤恨！

傅作義在綏西的「德政」

德彰、舉劄

黃河北出寧夏，入綏遠省後，河床平隱，水流緩慢，溝渠橫縱，灌溉便利，這便是「百害一富」的河套。包頭以東稱為前套，包頭以西稱為後套。境內土地肥沃，「耕一有三」，素有一西北糧庫」之稱。

七七事變後不久，敵騎由察哈爾衝入綏遠，傅作義軍乘其不備而逃，歸綏包頭相繼淪陷，綏遠大半土地入於敵手。

傅作義率領其殘部逃到後套，後套原設五原、臨河兩縣，傅作義把它劃分為狼山、米倉、延津、安北、五原、臨河六個縣。抗戰八年中，傅作義與日寇隔河相望，和平共處，河上舟楫往返，貿易甚盛。

傅作義在綏西要緊要款，起初人民尚有餘力應付，民國二十年以後，傅作義套在綏西人民頭上的一金箍」就愈來愈緊了。先是丈地，第一年說：「丈荒不丈青」，把荒地都丈做官員們的田地了。第二年接着就來了個「丈青」，丈青總還是窮人吃虧，丈地人員到老財家裏，老財們便「拉近戶」，「請吃飯」，「送馬」，「送錢」，「送親」，

對他們的關照真是無微不至。這樣一來，老財們的地十畝就可以丈為三四畝，每畝收成一石可以寫成三四斗。這樣，丈地的人就可藉此大發洋財，都視丈地為肥缺。窮人們不但一畝也不能少，而且把收成往高裏抬，一畝七八斗硬要寫成一石。

丈了田地，就要備繳軍糧，傅作義在綏西六縣共建造了六十多個大倉庫，每個倉庫設庫長一人，由傅作義的軍官擔任，保管員都是地方上的老財，這樣，倉庫收的當然都是窮人家打下的糧食。聽說傅作義常在別人面前誇起他的丈糧指說：「綏西二十萬人口，養活了十萬兵」，自誇他的「德政」，洋洋得意。爲了向重慶獻媚討好，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還從綏西送走小麥一百萬包，三十三年則送走了一百五十萬包。傅作義不顧一切，瘋狂向人民壓榨，官家米麥盈囤，農民舉炊無糧，爲討徵糧又賣地賣牛。繳不夠的被捉走，受灌涼水的刑罰。米倉縣的一個農民交不夠軍糧，被縣政府捉了去，縣長爲某還給他出主意：「把老婆賣了交軍糧」。綏西人民怨聲載道。這個民謠可以爲證：「租牛種地，賣了婆姨交統計。捆的捆，吊的吊，臨走給了張儲蓄票。」

傅作義的第二個德政便是捆丁，規定凡四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的壯丁都須受訓，捆丁也還是窮人倒楣，有錢人家出了錢就可以把兒子藏起來，沒錢人家雖然孤子單身漢也都難免。抓丁美其名曰「國民兵訓練」，從民國三十年開始到三十三年前後共訓了七期，四萬餘人，三十四年來了個「復訓」，其中有二萬人就一去不復返了。所謂「受訓」，先是耍，後是抽，最後就是硬派硬抓了。在停戰令下後抓得更兇，於是逃跑和自毀的

事情常有發生，但是「壯丁潛逃之後，累及親戚，常有痛打妻子的事情」，弄得人民不能安居。二十萬人口抽走了二萬壯丁，已弄得後套看不到男人了，「趕牛車的都是老婆婆媳婦子」，「從米倉到陝壩，只見婦女小孩結伴而行」，到秋天，莊禾熟在地裏沒人收割，到了春天更是春耕無人，怪不得連御用的民意機關「綏遠省臨參會」（今年三月），一些「代表們」也在哇哇的叫：「後套現在沒有人了，壯丁應該放回來，不能拉走不放，這是國家的信用」，「快放回壯丁，趕不上種麥子，還趕得上種秋禾」。

由於無限止的徵兵抽丁的結果，綏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陷於饑餓，居民大批逃亡。包頭人口銳減達三萬以上，綏西人民紛紛逃來我解放區，三月間，我卓資山政府已收留綏西難民五六百人。他們看見解放區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稱之為「世上的天堂」，他們都不願再回綏西去了。

王喜天的冤恨

劉五

將近冬至了，呼呼的西北風吹過遼外的原野，天氣是如此寒冷，地皮也涼的變了顏色。

這時候，人們全都躲藏在家裏不願出門。在薩拉齊的大街上，王天喜獨自一個人，他只穿着一身單衣裳，幾塊破麻袋從肩上斜披下來，在腰間用一根草繩縛住。他雙手拄住兩根柳木棍，挪着他那壞了的腿，很艱難地從這一家門口移到那一家門口。他不只希望能夠討乞到一點吃的東西來填塞這飢餓的肚子，而且他有一肚子冤恨要向人訴說。

他在一家大門道裏停留下來，用那沙啞的聲音叫喊了一陣，一會兒門打開來了，主人捧出一把炒麵來給他，他用一種探求的眼光向主人看着，說了一句：「你看，薄作義的隊伍把我害得多可憐呵！」主人看見他那種淒慘的樣子，就停住了腳，這時候旁邊也聚攏了幾個人。

「我是忻州西劉莊人，今年才二十二歲，在家跟哥哥嫂嫂過不來，去年帶了女人從口裏來到薩拉齊。託親戚替我說在城西五墳村段姓家攬工，我女人給他們作飯，心想老

「老實實受苦，賺些錢回家。」王天喜開始講述他那不幸的遭遇。

「我那女人可是個好女人啦，名叫張賢女，比我大兩歲，作的一手好針線，嘴又甜，真是個好女人。」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變得低沉了，在他又皺又黑的臉上，慢慢地淌下兩行眼淚。主人以極大的同情心把他引進大門裏邊，並且從家裏端出一碗熱飯來給他。聽衆就追問他女人的情形，他一面吃，一面就說。

「十月初七那天，傅作義的隊伍從東邊過來住在五墳村，聽說他們是十三團的，團部一個姓任的副官就住在我掌櫃家裏。我給人家成天償打水、喂馬，一句話說不對就是挨打。村裏人多跑了，咱這受苦人該往那裏跑呢？這隊伍住了兩天，走時硬把我拉上挑行李，行李太重啦，走了幾十里地我實在再也挑不動了，向他們苦苦哀求，才把我放回來。

「不料我一進村，村裏人就告我說，我女人已給那副官裝上大車拉走了。我急得哭了，差一點氣死啦。怎麼辦呢，咱窮人沒勢又沒錢，打官司也沒地方，想來想去，還是去追她，反正死也要死在一塊……」他的話語發出顫動的聲音。

「你去追上了沒有了？」聽衆問他，「聽我說吧！」他又滔滔不絕的講下去了。

「我想他們也是中國人，去找他們長官求情，或許人家會可憐咱這窮人。」他這時說話的聲音又提高了。

「那天我直追了大半夜，第二天上午才趕上他們隊伍，看見前面有一輛大車，上面

「你看！傅作義隊伍把我害得
多可憐呵！」



坐著一個女人，望去就像是我女人，我奔上前去叫了她一聲，還沒聽見答應，立刻，車裏跳下了幾個人來，車就很快的跑走了。

「走來的就是那個姓任的副官，後面跟的四個帶槍的兵，還沒等我說話，人家就七手八腳把我捆綁起來，說我是土匪，又說我是一奸軍的探子」。我一開口，人家就打，他們把我拉着走，一路上不知挨了多少打。「他一邊說，一邊用那顫抖的手搥起他那破單衣，叫大家看他那受傷的皮肉。聽衆顯然急於要聽他那可驚的故事，就催着他說：「好了，不用看了，你快點說吧。」

「唉，那些傢伙真不是人！」他接着說下去了。

「他們把我拉到二里埠村外，這時天已黑了，在那裏可以望見包頭車站那邊閃閃的燈火。他們這幾個人狠命的打了我一頓，我的腿給打斷了，路也不能走了，我躺倒在地。他們就在離那大路不遠的地方挖了個坑，剝去我的棉襖棉褲，連我的鞋也給脫掉，然後把我推進坑裏去……土一堆一堆的壓在我的胸脯上，最後用幾個麻袋子往我頭上一纏，他們就跑掉了……」

說到這裏，王天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停止了他的講話。聽的人急的央求他繼續講下去。

「也是那些牲畜太慌張，也是我這筆冤孽賬還不能完，聽見他們走遠了，我咬着牙根將上半身使勁的搖了一搖，兩個手就抽了出來，我用手把自己從那個土坑裏刨了出來

，慢慢爬到路邊的草窠裏，凍了一夜也沒凍死，第二天碰上一個趕大車的老鄉行了好事，才把我載回蘭縣車站。」

聽衆有的發了呆，似乎不相信會有這樣悲慘的故事，但是，這可鄰的人又明明坐在他們面前。他們有的曾見過他，認識他，不久以前他曾是個十分結實的小後生。這時聽衆們有的向他說一些安慰話，有的還追問着一些故事的細節。

王雨亭很沉痛的說道：「我已經是死過一次的人了，斷了腿，不能做營生，掌櫃的也不要我了。但是，我的女人，我的仇恨裝在肚子裏，我的嘴還能說，我要到處講，讓大家都知道這匪團作義隊伍就是土匪，比土匪還要兇！」說完以後，他憤憤地掉轉頭，拄着那柳木棍子一步一顛的走遠去了。

一個婦人哀傷的哭泣

韓競

我們去二道腦包担任警戒，村裏老鄉看見有隊伍過來，都打起鋪蓋往山溝裏亂跑。一個年青母親懷裏抱着包袱，恐慌使她臉色蒼白，她一邊跑，一邊回頭叫喚她的孩子：「快點跑，等死呀！」她的兒子看來有四五歲，跟在後邊，一隻腳拖着鞋，一隻腳則光着腳板，手裏牽着媽媽。

我們進到縣家老鄉的院子裏，一個婦女抱了被子正要往外走。通訊員楊金水告訴她說：「快來要怕引我們是八路軍，不是土匪隊伍！」她閉着懷疑的眼光打量着我們，順口說：「啊，軍……軍……不怕！」話語帶着顫抖的聲音。說着她就在門前停步下來。當她知道我們真是八路軍以後，就招呼我們上炕，抱柴火給我們煮水。

爐火生着了，女人坐在灶前，風箱發出那沉重呆板的節拍，呼呼地響。突然間風箱停了，女人的淚珠從臉上滴下來，既而她就極其傷心地號哭起來了。

她一邊哭，一邊說着：

「今年九月，下雪後第二天，我抱了兩歲的娃娃從娘家回來，在汽車道邊碰見了……」

羣騎馬的，那就是鄔西的隊伍，他們來我們村裏刁搶過幾次，我趕緊往小路上走，想躲起來，但是不一會，他們已經跑到跟前來了。他們逼着要我帶路，我說：「老總，您這家沒出過門，地裏雪埋的那樣大，我認不得路。」

「認不得路，你怎麼走路的？」我只好一邊走來一邊哭。雪路又滑，人家嫌我慢，用馬鞭子揮我。」她說着哭着，醒了鼻涕又說：

「我的娃一路上哭的不停，快走近廠不浪，還有一里路光景，他們嫌我娃號得心煩，竟搶進去拋到山溝裏去了。拋的時候，他們還罵着：『該死的，讓你哭去吧！』我男人去年病的死了，這是我的根命子呀！他們……」婦人傷心得泣不成聲，斷斷續續的說：「他們還要推我走，我不走，槍把子打在我的頭上呀！」她哭着站起來，解開纏在她頭上的血污的布給我們看：一個棗大的窟窿流着膿血。

「孩子跌在山溝裏，叫狼吃的只剩下一條腿……」她用衣角遮住臉，又嗚嗚的哭了起來。她的哀傷是如此深沉啊！但是她還是要說：

「城裏的隊伍（指傅軍鄔友雲第四挺進中隊）三天兩天到村裏來要麵要肉，不給就要來刁。」

婦人的哭泣燃燒起戰士們心頭憤怒的火線，通訊員楊金水滿眶淚水，跳下坑來，狠狠的罵道：「他媽的，傅作義，你真把老百姓害死了。」

雪涼城第二次爲八路軍解放的消息傳到三道腦包的時候，戰們笑着，老鄉們也笑着

續

當我們這個班奉命離開這村子的時候，羣衆送我們到村口，揮灑地說：

「再來吧！老鄉們！」

蒙胞的災難

恩野

蒙古同胞所遭受傅作義的蹂躪是極其痛苦的。

以達拉特旗爲例，民國三十年春天，傅作義在該旗成立了一「民衆訓練處」，它把全旗蒙古同胞編成十二個大隊，實行壯丁集中訓練，抓來的壯丁圈在一起，入晚將褲腿帶收走，爲的防止他們的逃跑和自殺。被圈期間挨着飢餓，三天以後才派人去徵求意見，「問一願不願當兵」？願意的放出來當兵，不願意的繼續禁閉。抓丁引起蒙古同胞強烈的怨恨與反抗，他們唱着民謠說：「五石糜子一丈布，家裏丟下了小寡婦。」三十一年五月，曾有十二個蒙古青年爲抗拒抓丁而憤極自殺。

傅作義在達拉特旗的第二個「政績」乃是強徵軍糧，傅在該旗共設立了十六個糧站，每站須經常存糧四千石。軍糧按土地等級徵收，上等地每頃徵糧三十石，中等地二十五石，下等地二十石。有錢有勢的可賄賂少出，窮苦人家有賣女兒交糧的，傅六十七軍二十六師士兵蒙民劉民虎的父親因繳不起糧，被打斷了腿。糧站中米穀盈囤，蒙古同胞受着飢餓，有的吃油蔴渣糊糊，有的流亡乞食。

傅作義遠下令搜查該旗蒙民槍枝，有錢的出錢免繳，沒錢的賣牛繳錢，截至去年十月，一民衆組訓處一共搜得槍枝二千餘條，真不知搜刮了多少蒙民同胞的血汗。

民國三十二年初，陳長捷、何文鼎向伊盟沙王提出巨額勒索，在鄂托旗勒索駝駱五百頭，扎薩旗勒索大車二百輛，烏審旗勒索馬三百匹，後又令沙王在十天之內繳糧三萬石，遂以武力逼走沙王，砲擊烏爾博王府，將沙王世傳的金銀珠寶洗劫一空，焚燒房屋，姦淫婦女，造成有名的一「伊盟事變」。自此以後，傅軍虐殺蒙古同胞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民國三十四年三四月間，傅作義武東辦事處正副處長張宗山、范步雲帶領二百餘匪徒到四子王府土格監廟刁搶蒙古同胞的元寶和布疋，臨走時趕走了馬匹六百餘。沿途並縱火焚燒蒙古包。傅軍鄂友三部派其部下張智賢率領匪徒赴四子王府法喜寺搜索廟槍彈藥，並將該廟喇嘛教長弓根達賴嚴刑拷打。張匪又將烏拉穆林廟之守廟槍收，並曾向四子王府勒索牛二百頭，錢五十萬元，布三百五十疋。

鄂友三部又曾將正紅旗大廟之佛像搗毀，搶走佛像金心，傅軍蘇美龍部於三十四年五月間盤佔集寧紅躬大廟，將廟藏喇嘛經書撕毀擦屁股，在廟舍中屙屎撒尿或作馬房。該部會將紅石上喇嘛廟的廟槍搜走。更在十四蘇木拉走了蒙古婦女十四五人，姦淫有餘，她們逃回來時已病弱奄奄一息。九月二十二日，傅軍鄂西知部四百餘匪徒包圍陶北貞爾畢蓋蒙民村莊，搜走槍枝四十餘枝，蒙民男子遭受毒打，蒙古婦女均被姦淫，砲

塞外血淚



走，將該村牛羊及金玉財物搶掠一空。

去年八月十九日，傅作義入歸綏城，聲稱「蒙古軍官學校有雲澤工作人員」，派兵一團強佔該校，佈置崗哨，不准師生外出。十月二十五日，傅復派十一、十七兩師所部將該校包圍，向飯廳開槍射擊，此時全校師生正於飯廳用餐，遂造成蒙古軍校之流血慘案。據逃出之軍校教員談：慘案死者十餘人，十三人重傷，全校師生一百餘人均被逮捕。

凡此種種，都證明了傅作義的大漢族主義，對蒙古同胞的歧視與迫害。不僅如此。日本投降後，傅作義勾結敵偽，發動內戰，將士默特旗蒙古地方武裝強行改編為蒙古騎兵暫編第一旅，嚴令出發一剿匪，為其作內戰的替死鬼。其第一團長滿納生（納生巴彥兒，已故士默特旗總管滿

太之子）、第二團長張鎮（托克托戶）及副團長李春華（國孟巴彥兒）等在和林公喇嘛觀役中放下武器，並向外發表通電反對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的內戰政策。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蒙古民族廟藍旗、廂紅旗、正黃旗、正紅旗、土默特旗和正藍旗的青年代表數十人聚集在集寧，成立了蒙古青年聯合會。大會對於蒙古民族得到八路軍的援助而獲得自由解放表示歡欣的慶祝，對於法西斯反動派，對於傅作義所加予蒙古同胞的各種殘酷的壓榨與迫害，表示了憤恨與斥責。大會號召蒙古青年團結起來，爲自己的解放自治而奮鬥。

綏東羣衆的翻身運動

秋生

我們從無數事例中可以明白傅作義的所爲給予綏東人民的，是無盡的災難和貧窮。然而在八路軍所解放了的地區——解放區，人民第一次得到自由，開始作爲主人而生活，在這裏正義得到伸張，它表現了至上的權威與力量。

當豐鎮獲得解放後，民主政府努力救治人民因敵偽的壓榨和戰爭所給予的創傷。豐鎮市政府的救濟規模是很大的，單在城內發出了三十萬斤糧食，第一區百分之二十的住戶得到救濟，第二區百分之四十八的住戶得到救濟。蘇集至孤山八個車站的鐵路工人也得到民主政府十七萬斤糧食及四十八萬元農幣的救濟。

豐鎮羣衆的清算奸偽運動是從鐵路工人開始的。偽豐鎮稅務局鐵路檢查員吳世英在敵佔時期他對工人小商販任意敲詐「沒收」，光豐鎮一地受過他詭詐的工人就在千數以上。一千多工人當偵察到他匿居的地點後，即蜂擁前往與他算賬，開會鬥爭了三天，最後他答應賠償，羣衆依法查封了他的財產，按實物折價賠償損失，剩留一部分財產作爲他維持生活。鬥爭的勝利使工人們團結起來，成立了一個翻身委員會，嚴厲與潤記麵粉

公司算賬，在敵佔期間該公司仗仗敵人勢力包辦了平綏鐵路局的採買，統制鐵路工人的食糧。過去十一個月中即剋扣了八個車站鐵路工人的糧食達三十餘萬斤，經鬥爭後雙方訂立合同，由公司賠償糧食二十萬斤，限七天交清。

經算賬與增資鬥爭，工人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二月七日這一天，鐵路工人、電燈工人、汽車工人、電話工人、麵粉工人、郵工、鐵木工等五百餘人在羣衆戲院舉行紀念集會，這在豐鎮工人是第一次紀念「二七」，參加過京漢鐵路罷工鬥爭的老工人講演「二七」工人鬥爭的史實，他的講話時時爲羣衆的憤激的口號聲所間斷。這個集會上有許多八路軍的士兵參加引起了工人們的感激，他們想到：從前工人開會，拿槍桿的闖進會場，屠殺工人，二七慘案鐵路工人領袖林祥謙就是這樣光榮犧牲的。八路軍顯示了他的人民武裝的特質，他和一切舊軍隊不同，他是真正保護人民利益的。

與工人的清算鬥爭同時，各解放縣份的農民也展開了普遍的反訛詐鬥爭。和林東區向僞主任陸三娃算賬。陸三娃說：「我當事是你們選的，和我算什麼賬！」「算貪污賬，我們受剝削，這賬就非算不行！」狡猾的人物最後在羣衆面前屈服了，只得把他貪污的糧食統統吐了出來。和林二區控訴僞甲長康丙俊，並在十個村子減了租，二千多個戶得到退租六百石，這十三個僱工得到增資被麥十三石，白洋一百五十元。

武東縣農民先後與奸僞惡霸李海保、雷鳴魁、蘇有進行清算鬥爭，運動漸漸由三區新豐鄉義成鄉逐漸擴展到四區共和鄉、集豐鄉，五區大同鄉，一間房與平綏綫上的旗下



營。運動遍及一百六十餘村莊，參加羣衆五千餘人，在十一、十二兩個半月的清算鬥爭，共算回糧食一千七百二十石，紙幣九十九萬餘元，土地五百七十畝，房子十五間，大車五輛，騾四個，牛八十九頭，馬二十三匹，駱駝九頭，羊四百餘隻。偽鄉長、甲長、牌長、特務隊長、偽村警等凡貪污過的均被清算，羣衆自己稱這種鬥爭爲「拉倒旗桿」。偽鄉長雷鳴魁曾逼死了農民賈滿綱，現在他的兇惡的氣餒顯然已經爲羣衆鬥爭的波濤所淹滅了，羣衆問他：「你這根旗桿，現在搬倒了沒有了？」他只是唯唯點頭：「搬倒了，搬倒了，從今後我再也不敢胡作胡爲了！」

在同一時間，涼城各地羣衆的清算鬥爭大小八十餘起，參加鬥爭的羣衆四千五百餘戶，共一萬人，羣衆得到賠償約值二千萬元。惡霸梁魁任敵「糧食組合」經理，一年中貪污糧食達一萬二千八百石，洋布三千八百餘丈，羣衆因無糧可交，即被綁走，用滾滾水、辣角水逼索，農民高紅海遭其槍殺。現在三千多羣衆齊赴舊堂開鬥爭會，連瞎子高貴玉也叫人引了去參加，在羣衆威力的前面，梁逆只得承認自己的罪行。當算出梁等個人的賠償財產達二百七十六萬元。

經過鬥爭，各地村政權都進行了改造，由羣衆自己的領袖來掌握政權。農民把政權比作刀把子，轉相告戒，互相激勵說：「要將這刀把子緊緊握在自己手裏，可不該再讓壞人們拿走。」農民們現在覺悟提高了，他們說：「大家一條心才有力氣」。於是良善在各地普遍組織起來，羣衆把農會比作麻繩，說道：「沒有農會，沒有組織，大家又

亂麻一團，有了農會，有了組織，就像一條麻繩，越攏越緊，誰能扯得斷！」

正當羣衆進行這算賬鬥爭的時候，傅作義軍隊向解放區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進攻，官土匪十八成羣進入解放區擾亂，羣衆就組織起自己的武裝——民兵來保衛家鄉，涼城四個區有一千八百十九個青年參加民兵隊，三區有兩老漢親自給兒子報名參加民兵。武川各村羣衆鬥爭，由民兵放哨警戒。武東羣衆鬥爭奸僞李海保，李逆向羣衆威脅說：「誰算賬的，要殺上他三五個，叫你們看看厲害！」他準備脫逃，勾結土匪來實行報仇。羣衆回答說：「太歲爺頭上動了土，既幹就幹到底！」民兵把李逆監禁起來，警告他說：「不想活，你就跑吧！」

農民們向其壓迫者進行無情的激烈的鬥爭，並且歡樂地慶祝自己的翻身，在瀾洞山腳的大楊村，舉行了涼城農民代表大會，會場上掛滿了幾十幅錦旗，上面都書寫着「繳租生產，翻身發財」一類的字句。農民代表李梅和上台講話，他指着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畫像說道：「這兩位老人就是咱們的救星，中國如果沒有他倆個領導革命，咱們受苦人就永遠翻不了身。」另一代表名叫郭維慶，鬚眉蒼白，上台向毛主席畫像很虔敬地三鞠躬，然後轉過身來向大家說道：「我活了六十歲，還沒見過這樣熱鬧的世道，毛主席帶來了青天，毛主席就是太陽！」

3.504
4

